

“我的心始终和南朝鲜同胞的心连在一起”

徐 炳 坤

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教导说：

“如果不改变国家和民族被分裂、继承同一血统的我们同胞兄弟姐妹饱受外来侵略者的种种民族污辱和蔑视这一不幸局面，朝鲜的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朝鲜的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都不能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每当学习领袖的这一感人肺腑的教导时，我的心总是不能平静，深深地为他那崇高的意志和慈父之爱所感动：领袖时刻不忘正处在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殖民统治和军事法西斯独裁下遭受种种不幸和痛苦的南朝鲜人民，为把他们尽快地拯救出来而呕心沥血。这促使我作为领袖的革命战士、故乡在南半部的人，不得不深刻地检查一下自己所担负的革命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重温着领袖

的这一教导，我就感怀深切地回想起八·一五解放后来到北半部拜见民族的伟大太阳金日成将军的往事。

解放后，南半部人民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

他们满怀着从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羁绊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到处打击反动派，靠自己的力量，组织了人民委员会。

与此同时，在南半部出现了进步的政党和社会团体。

但是，美帝侵略者一闯进南朝鲜，形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取代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我国一半领土的美帝国主义，强行解散了根据人民的倡议组织起来的人民委员会，镇压和解散了爱国的、进步的政党和社会团体，封闭了进步的出版物。

美帝侵略者在南朝鲜一面残酷镇压爱国力量，一面照旧保留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宣布对南朝鲜实行军政管制，并搜罗反动势力充当他们殖民统治的马前卒。

还有，宗派分子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张牙舞爪，猖狂活动，以图实现自己丑恶的宗派野心。

朴宪永集团是把自己的丑恶嘴脸巧妙地掩盖起来、钻进南朝鲜革命队伍的美帝国主义的雇佣间谍、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他们把美帝国主义美化成“解放者”，企图在

南朝鲜人民中间造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叫嚷应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MJ派”的变种——“长安派”分子，则用革命的辞藻，掩饰自己的真面目，扬言应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加上那许许多多自称为所谓“政治家”的不三不四的人，出来摇旗呐喊。他们宣扬形形色色的“政见”，把自己装扮成什么“爱国志士”、“政治活动家”，妄图骗取人民的信任。

当年，我是《汉城新闻》社政治部记者，因而，有机会接触了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可是，使我不得不惊讶的是，巧得很，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不把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放在眼里，个个都塞满了政权野心，鬼迷心窍，只贪图个人的名利地位。

在这种政治骗子们摇旗呐喊的混乱之中，有不少人就摸不着头脑，究竟哪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党”，哪一条是解放了的朝鲜应走的道路。

《汉城新闻》社政治部接到了无数的信件和电话要求解答这个问题；有不少人还直接来到新闻社，表露自己热切的心情，或者探听有没有新消息。

迄今我还记得，当年前来新闻社政治部的一位大学教授说的话。

那位教授为当时南朝鲜出现的政治混乱而叹息，现出慎重的神态问道：“记者先生，据说金日成将军已凯旋平壤，将军何时光临汉城？”接着有力地说，“今后我们朝鲜人民只有在将军的领导下，才能永远昌盛繁荣！”

这种心情何止是他一个人的心情呢！

在那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无比的铁蹄蹂躏下，祖国沉陷在血泊之中，同胞的命运也处于危机。在这样的严酷的年代里，我国人民始终仰望着民族的太阳金日成将军，在他身上找到了希望，得到了勇气，顽强地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因此，我国人民获悉领袖光复了祖国并凯旋祖国的消息，将自己的一切完全寄托给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想，南朝鲜人民心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对伟大领袖无限敬仰，如果能向他们报道一些好消息，哪怕是一条，也算尽到记者的责任了。想到这里，我怎么也坐不住了。为了拜见敬爱的领袖，我们就动身去北半部了。

我们穿过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戒备森严的警戒网，越过三八线，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拂晓。

那一夜，尽管风雪大作，身上又没穿上大衣，但我们并不觉得寒冷。由于不久就要拜见我们民族的太阳、卓绝的爱国者、传奇式的英雄金日成将军了，我们感到无比喜悦和兴奋，浑身都是热呼呼的。

我们准备搭乘开往平壤的火车，来到了黄海道碧城郡鹤砚站。

在北半部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十分新鲜。我们要乘坐的火车进站了，机车的前头庄重地悬挂着我们日夜怀念的金日成将军的画像，画像被花束围绕着。我们以敬佩的心情，仰望着将军的画像。

我们第一次见到民族的太阳、伟大领袖的英姿，多么幸福啊！

我们乘坐的列车在飞快地奔驰，车窗外大地上呈现出一片建设新祖国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车厢内乘客们谈话中的每句话，车窗外掠过的北半部的工厂、城市和田野，都使我禁不住心情激动。

在街头上，儿童们高唱民主建设之歌，矫健有力地行进着；在车站，上下车的旅客都面带笑容，意气风发，充满着幸福和希望。

北朝鲜是真正的人民的天下。南朝鲜则与此截然相反，在那里尽是一些受美帝侵略者庇护的，倚仗亲日派、民族叛徒和日本帝国主义，吮吸民脂民膏的地主、资本家在作威作福，实在令人作呕。

“朝鲜民族的卓绝的爱国者金日成将军万岁！”

“肃清亲日派、民族叛徒！”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自主独立的国家！”

贴在工厂厂房和大建筑物上的这些醒目有力的标语，和我们在南朝鲜看到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那时，我们虽然政治见识浅薄，但通过我们这一天目睹的北半部现实，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所实行的英明政治有了一些认识，尽管还理解得不深，却也初步了解了朝鲜人民应走什么样的道路。

由于激动和兴奋，到了平壤我们还不觉得。

这天，我们解开行李，躺在铺上。可是在列车上见到的种种新的景象不时地浮现在眼前，将军能否接见象我们这样匆忙来访的记者这一心事萦绕在脑际，因此，我们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来到金日成将军所在的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

我们说明了来访目的，传达室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们稍等一会，自己就到二楼去。

我们等待着，心情是多么急切啊！

过一会，那位同志跟另一位干部一起下来了。他说：

“将军请你们上去。”

万万没想到，我们的愿望竟如此轻易地实现了，象是作梦一样，没等他说完，我就急忙问道：“将军现在就要

接见我们吗？”

“将军现在虽很忙，但还是要接见你们。”

我们的心跳个不停，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才好。

我们被领到二楼。进了一个不大的房间，象是将军的秘书室。带我们去的那位同志指着东边墙上的门，压低声音说：“将军就在那个房间。请进去吧。”

我轻轻地敲了门。

“请进。”

宏亮而有力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瞬间，我们心跳得更厉害了。

只见我们想念已久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背着阳光照射的窗户，站在屋里。

高大魁梧的身躯，朴实温和的笑容，炯炯有神的目光，啊，我们多么怀念的将军啊！

南半部同胞无限敬仰的民族的阳光、伟大领袖，不就站在我们的眼前吗！

“你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远道而来，一路上劳累了吧！”

将军迎面走过来，紧紧握住了我们的手。

过于激动和兴奋，我们连早已准备好的问候的话也没

能说好。

将军让我们就坐，然后面对着我们坐了下来，详细地问我们越过三八线危险不危险，住处定在哪里，象关怀跋涉远路归来的儿子一样。

将军待我们这般热情、亲切，我们心里的紧张一下子就跑散了，向将军毫无拘束地什么都说了。

“将军，为了光复祖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受了多少劳累啊？”

“我们南朝鲜人民对于将军的凯旋祖国，表示由衷的高兴！”

“将军，向您转达南朝鲜人民的热烈问候。”

我就说了早已在心里准备好的问候的话。

“谢谢。我们做的事情还很有限。”

将军现出微笑，接着说：

……留在祖国的同胞们受了很大痛苦。

我们的父母兄弟长期遭受残酷的压迫，没能使他们尽早获得解放，我们感到惭愧。

当我们想起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暴政下受尽折磨的同胞，至今还感到心疼。虽然我们在山中从没有忘记同胞们遭受的痛苦和不幸，但是解放还是这么晚了……

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从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天起就肩

负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为争取我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献出自己的一切，但领袖却说得那么谦虚，我们为领袖那温暖的慈父之爱所感动，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潮起伏。

我的喉咙被什么堵塞似的，只好慢慢地向将军说了离开汉城时许多人恳切嘱托我们的话。

“……将军！……将军准备什么时候前往汉城？望早一天光临，改变混乱的南半部政局。现在南半部人民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将军光临。在我出发时，很多人嘱托我们，拜见了将军，一定要弄清将军什么时候光临汉城。”

听了我的话，将军默默地望着窗外，沉思着。一会儿，他把视线转向我们，慢慢地说：

……离开好久才回到祖国，和我日夜怀念的同胞们在一起，心里非常高兴。以我的心情，恨不得立即到南朝鲜去，见见南半部人民，可是现在却不能去了。理应获得统一的朝鲜土地上，人为地划出了一条三八线，出现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势。但是，只要全体朝鲜人民把力量联合起来进行斗争，那末，南北同胞相会的那一天就一定会到来的……

他把话停顿下来，用铅笔的一端，轻轻地敲打着桌面。接着他就详细地问了南朝鲜情况和人民的生活情况。

我们向领袖汇报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汇报了我们所

看到的、听到的和体验到的关于南朝鲜“政界”的实际状态和人民的动向。

特别是当我们提到朴宪永集团把美帝国主义捧为“解放者”，企图在南朝鲜人民中间造成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这一事实的时候，将军的脸就变得严肃，两眼闪耀着闪光。

我们提起南朝鲜人民都很迫切地想要知道的问题，向领袖问道：

“现在南朝鲜人民钦仰将军，急切地盼望将军指明新朝鲜的前途。将军，朝鲜将来应走哪一条路，我们应怎样展开斗争？”

将军就象父亲开导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亲切地说了如下内容的话：

……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朝鲜应该走哪一条路，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南朝鲜反动分子们妄图在我们解放了的祖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就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庇护亲日派、民族叛徒等朝鲜人民的敌人，妄图把他们作为骨干势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阴谋……

我们并不是要南朝鲜立即接受象某些人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口号……

听了将军的教导，我才懂得了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们所鼓吹的应建立以李承晚为总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极为反动的谬论。

将军继续说：

……解放了的我国人民必须走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为此，就要结成包括一切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爱国民主力量，建立民主政府……

将军又具体地谈到关于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委员会，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之后，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奠定建设民主独立国家的基础的问题。

将军教导说，要想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我国革命，就必须把北半部牢固地建设成为我国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基地。

我们听了将军英明而意义深远的教导，立即感到心明眼亮，懂了许多。

（原来就是这条路哪！）

我就象在黑暗中徘徊时见到明亮的阳光一样，心里亮堂堂的，心想只要跟着领袖前进，不管什么事情都能毫无

阻挡地干下去。

由于将军非常随便、非常亲热地对待我们，我就象小孩子撒娇毫无礼貌地问道：

“将军今年有多大年岁了？”

将军现出开朗的笑容，反问道：

“你看我有多大呢？”

“……”

“问起我的岁数，看来是有什么意图吧。……我今年三十三。”

说完，将军就爽朗地笑起来。

当年，南朝鲜的反动分子们对将军捏造和散布了种种毫无根据的说法。

他们为全体人民对民族的太阳金日成将军的敬仰之情日益深厚而感到恐惧，丧心病狂地企图诋毁领袖的威望，作了种种歪曲宣传。这真是令人可笑的事情。

我为将军的朴实、谦逊的为人所吸引，竟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就照资本主义社会记者的习性，用了在南朝鲜对所谓“名士”、“志士”所惯用的口气，向将军问道：“将军是否有参与政界的意图？”

对我的这种可笑而不足挂齿的问话，将军丝毫不责怪，依然开朗地笑着说：

……共产主义者干革命，从来不是为了官职和钱财。
我今后也将与以往一样，为祖国和人民，勤勤恳恳，
努力做更多的工作……

将军的话，使我们大受感动。

全体朝鲜人民一致拥戴为伟大的革命领袖、英明的领导者的将军却说得这般谦逊，我们的心头热呼呼的，更增强了对将军的无比尊敬。

我们的心由于激动和兴奋而跳个不停，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我就说：“我们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我们拜见将军的实际情况如实地报道出去。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因三八线，没带照相机，希望将军给我们几张照片。”

“要照片做什么用啊。”

将军说着，不肯答应我们的要求。

我们一再恳切地要求，他就说：

“如果真正需要的话，让我看看吧。有没有可不清楚……”

说着，他就笑了。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了许久。但是，我想，这样直接拜见将军的机会很难得，又从自己想多听取将军的教导这一愿望出发，急忙开口说：

“请将军给讲个故事吧，关于在白头山使用缩地法和

神出鬼没的战法，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事。南半部人民很想听听这些故事。”

“我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

将军说着，并提到今后要做的事情，比过去打仗时还要多得多。

我就一再恳切地要求说：

“我们直接拜见了世人都钦佩的将军，怎能不听那令人骄傲的斗争事迹就回去呢，请给讲讲吧，就是几句也好。”

当我们一再请求，将军就压低声音说：

“……要讲起来，话就会很长。如果你们一定要听的话，就这样吧，我介绍你们去见见跟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另外，我有句话要跟记者同志们谈一下。

人们都称我将军、将军，请不要这样称呼我，就称呼我同志好啦。我是大家的同志……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心里一再体会着将军的话。可是，将军说的分明是，**“……称呼我同志好啦。”**

我应该怎样回答呢？实在想不出适当的话语。

（在黑暗的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举起革命的火把，引导朝鲜人民走向胜利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是多么谦逊啊！甚至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普普通通的记者，也说得这

么谦逊!)

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再次仰望了他，不由得低下了头。

我国人民把伟大的将军拥戴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生活，是多么幸福啊!

想着想着，越想就越感到自豪。

不知不觉之间，中午的汽笛声响了。

照我们的心情来说，始终不愿离开将军的身边。但是，考虑到将军忙于国事，时间是很宝贵的，就不得不告辞了。

将军亲自送我们，一直送到楼梯口。

我们的脚步虽然向旅馆走去，可是我们的心却在将军的身边。

“是伟大的领导者! 他是我们民族的最大骄傲和幸福!”

“他是带着白头山的精英之气诞生的民族的伟大太阳、英雄!”

我们就这样说着心里话。

之后，我们收到了将军的照片，通过抗日游击战士安吉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我们深有感触地听了有关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并取得胜利的金日成将军的天才战略战

术和他的崇高品德的故事。

我们停留在平壤已有一个多星期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那天，我们已做好了动身准备，上午再次来到了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办公大楼，为的是向将军辞别。

接待我们的秘书同志说，将军正在主持会议，并转达了将军的话：要我们中午到将军的家里去。

下午一点钟刚过，我们就来到了将军的家。

将军的家位于南山脚下。当我们走进将军家的院子的时候，不由得怀疑自己的眼睛了。因为将军的家是一所普通的房子，看上去顶多只有三四个房间。

将军在门外，等着我们到来。

“方才，对不起你们了。因为开会……快进来吧。”

将军说着，拉住我们的手。

进了屋里，我们更感到惊讶。

屋里有张矮书桌，并排放着书柜和报架，这就是全部摆设。除了以整洁和朴素的词来形容外，再没有别的可说了。

“屋子冷，靠近点吧。”将军说着，让我们挨着放在屋中间的火炉边坐下，问道：**“你们呆惯了暖和的地方，到这里能挺得住吗？”**

我们和将军在一起，围坐在火炉边，象在自己家里一

样，毫无拘束。

将军环视我们说：

“听说记者同志们马上要回去？回去还得受一番劳累了。”

将军问我们，前天发表的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的联合声明读过没有，然后，他就通俗易懂地解释了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决议内容，以及支持这一决议的必要性。

……现在南朝鲜反动派向人民歪曲宣传三国外长会议决议，并提出了所谓“反对托管”的口号。因此，记者同志们回去之后，应该立即努力把它纠正过来……

我们向将军作了保证，一定要照将军的教导去做。

过了一会，饭菜都摆好了。

“来，一起吃中饭吧。没有什么好吃的……”说着，将军先安排了坐位。

我们不知所措，犹豫了片刻，便谦让说我们已经吃过了。

“哪里的中饭吃得那么早?! 不要客气，一起来吧。”

将军亲自把我们拉到桌前。

将军的生活那样俭朴，使我们深受感动。

饭桌上除了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小碗萝卜咸菜之外，